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橫渠易說卷二

詳校官侍郎臣謝墉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田尹衡

謄録監生臣張士琛

橫渠易說卷二

宋 張載 撰

下經

咸

咸亨利貞取女吉

咸之為道以虛受為本有意於中則滯於方體而隘矣拇腓股脢輔以一卦通體高下為言

彖曰咸感也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止而說男

下女是以亨利貞取女吉也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咸感也其爻雖相應而詞多不吉顧其時如何耳說者多以咸恒配天地殊不知咸自可配天地故於序卦獨不言咸咸既可以配天地則恒亦可以配天地皆夫婦之道也咸之為言皆也故語咸則非事感感也不可止以夫婦之道謂之咸此一事耳男女相配

故為咸也感之道不一或以同而感聖人感人心以道此是以同也或以異而應男女是也二女同居則无感也或以相悅而感或以相畏而感如虎先見犬犬自不能去犬若見虎則能避之又如磁石引針相應而感也若以愛心而来者自相親以害心而来者相見容色自別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是風動之也聖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而人欲老其老此是以事相感也感如影響无復先後有動必感咸感而應

故曰咸速也

象曰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

山上有澤非交感不能也感物之善莫若以虛受人有所係慕皆非正吉故六爻皆以有應不盡卦義而有所譏也

初六咸其拇象曰咸其拇志在外也六二咸其腓凶居吉象曰雖凶居吉順不害也

居則吉趨則凶以男下女為正咸之道也

九三咸其股執其隨往吝象曰咸其股亦不處也志在隨人所執下也

心寧静於此一向定疊前縱有何事亦不恤也休將閑細碎在思慮易曰何思何慮天下殊塗而同歸一致而百慮天地之道惟有日月寒暑之往来屈伸動静兩端而已在我精義入神以致用則細碎皆不能出其閒在於術内已過未来者事著在心畢竟何益浮思游想盡去之惟圖向去日新可也孔子以富不

可求則曰從吾所好以思為无益則曰不如學也故於咸三以見此義

九四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象曰貞吉悔亡未感害也憧憧往來未光大也

釋氏以感為幻妄又有憧憧思以求朋者皆不足道也

以陽居陰非躁感於物者也然體兊性悅未免乎思以求朋之累也葢體悅之初應止之始已勞於上朋

止於下故憧憧得朋未為光大不持以正則有謟瀆之悔

感非有意感三思以求朋此則不足道

聖人惟於屈伸有感能有屈伸所以得天下之物何用憧憧以思而求朋大抵咸卦六爻皆以有應不盡咸道故君子欲得虛受人能容以虛受人之道也茍曉屈伸心儘安泰寬裕蓋為不與物校待彼伸則已屈然而屈時少伸時多假使亂亡横逆亦猶屈少伸

多我尚何傷日月寒暑往来正以相屈伸故不相害尺蠖之屈以求伸龍蛇之蟄以存身又精義入神以致用利用安身以崇德

九五咸其脢无悔象曰咸其脢志末也

九五處悦之中未免偏係之弊故不能感人心而曰咸其脢惟聖人然後能感人心也一无曰字

上六咸其輔頰舌象曰咸其輔頰舌滕口說也

恒

恒亨无咎利貞利有攸往彖曰恒久也剛上而柔下雷風相與巽而動剛柔皆應恒恒亨无咎利貞久於其道也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也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觀其所恒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象曰雷風恒君子以立不易方

觀書當不以文害辭如云義者出於思慮忖度易言天地之大義則天地固無思慮天地之情天地之心

皆放此

初六浚恒貞凶无攸利象曰浚恒之凶始求深也

柔巽在下以應於上持用為常求之過深也故人道之交貴乎中禮且久漸而成也持一作特

九二悔亡象曰九二悔亡能久中也

以陽係陰用以為常不能无悔以其久中故免也

九三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貞吝象曰不恒其德无所容

進則犯上退則乘剛故動則招悔取辱惟常守一德庶幾取容故曰不恒其德則无所容也一作雖然貞吝德則可常也

九四田无禽象曰久非其位安得禽也

田以時至則禽或可得處常非位則功无以致故君子降志辱身不可常也

六五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象曰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夫子制義從婦凶也上六振恒凶象曰振恒在上

大无功也

卦例於上爻多處之以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至恒又不可以此處但見其不常在上故大无功也易道灼然義理分明自存乎卦惟要人玩之乃得

遯

遯亨小利貞彖曰遯亨遯而亨也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小利貞浸而長也遯之時義大矣哉

當位而應理不當遯以陰長故遯故曰與時行又曰

小利貞又曰遯而亨也

象曰天下有山遯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

遠小人不惡而嚴惡讀爲憎惡之惡遠小人不可示此惡也惡則患及之又焉能遠嚴之爲言敬小人而遠之之義也

初六遯尾厲勿用有攸往象曰遯尾之厲不往何災也

危而不往何也遯既後時往則取災故知者遁難在乎先幾

六二執之用黃牛之革莫之勝說象曰執用黃牛固志也

黃牛中順也陰邪浸長二居君臣正合之位甚難救時莫若中順固志使姦不能干不然小人易閒矣

九三係遯有疾厲畜臣妾吉象曰係遯之厲有疾憊也畜臣妾吉不可大事也

為內之主得位之正立愛其下畜臣妾之道盡矣然以斯處遯危疾宜焉

九四好遯君子吉小人否象曰君子好遯小人否也

有應於隂不惡而嚴故曰好遯小人暗於事幾不忍

怒成仇則私溺為慮矣

九五嘉遯貞吉象曰嘉遯貞吉以正志也

嘉好義同然五居正處中能正其志故獲貞吉

上九肥遯无不利象曰肥遯无不利无所疑也

大壯

大壯利貞彖曰大壯大者壯也剛以動故壯大壯利貞

大者正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象曰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

克已反禮壯莫甚焉故易於大壯見之

克已下學上達交相養也下學則必達達則必上蓋不行則終何以成德明則誠矣誠則明矣克已要當以理義戰退私已蓋理乃天德克已者必有剛强壯健之徳乃勝已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夫酒清人渴而不敢飲肴乾人飢而不敢食非强有力

者不能人所不能人所以不能行已者於其所難者則惰其畏俗者雖易而羞縮惟心弘則不顧人之非笑所趨義理耳視天下莫能移其道然為之人亦未必怪正以在已者義理不勝惰與羞縮之病消則有長不消則病常在消盡則是大而化之之謂聖意思齷齪无由作事在古氣節之士冐死以有為於義未必中然非有志槩者莫能況吾於義理已明何為不為正以不剛惟大壯乃能克已蓋君子欲身行之為

事業以教天下今夫為長者折枝非不能也但恥以為屈而不為耳不顧義理之若何

初九壯于趾征凶有孚象曰壯于趾其孚窮也九二貞吉象曰九二貞吉以中也九三小人用壯君子用罔貞厲羝羊觸藩羸其角象曰小人用壯君子罔也

以陽居陽正也然乘下之剛故危小人用此而進如羝羊觸藩以為壯故多見困君子知幾則否藩以喻四三有應所之在進而位正理直小人處之必以剛

動

九四貞吉悔亡藩決不羸壯于大輿之輹象曰藩決不羸尚往也

乘剛本有悔不用其壯故貞吉三以四為藩九四上无陽爻故曰藩決壯輿之輹往无咎也四能不為陰累守已以正則吉而无乘剛之悔且得衆陽之助以銷陰慝

六五喪羊于易无悔象曰喪羊于易位不當也

羊外柔而内很六五以陰處陽羊喪之象也能去其内剛不拒來者則无悔故曰喪羊于易无悔履柔危之地乘壯動之剛固之必悔者位非其所堪也

上六羝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艱則吉象曰不能退不能遂不詳也艱則吉咎不長也

剛競用觸則進退皆凶危懼求全則咎有時而息也然上六以陰居上不詳事宜用壯而觸故進退不能

晉

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彖曰晉進也明出地上順而麗乎大明柔進而上行是以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象曰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初六晉如摧如貞吉罔孚裕无咎象曰晉如摧如獨行正也裕无咎未受命也

居晉之初正必見摧故摧如不害於貞吉也未孚於人或未見聽寛以居之乃无咎然初六有應在四居下援上未安其分故曰未受命也

六二晉如愁如貞吉受兹介福于其王母象曰受兹介福以中正也

進而无撓多失於肆故愁如乃吉六五以陰居尊故稱王母俱以柔中故受福可必也

六三衆允悔亡象曰衆允之志上行也

上歷九四不為衆信則取悔可必若志應在上晉為衆允則悔亡

九四晉如鼫鼠貞厲象曰鼫鼠貞厲位不當也

鼫鼠為物貪而畏人體陽在進反據陰位故動止皆

失與六三之義為相反矣

六五悔亡失得勿恤往吉无不利象曰失得勿恤往有

慶也

進而遇陽故失得不恤而吉也位不當必有悔獲吉

則悔亡

上九晉其角維用伐邑厲吉无咎貞吝象曰維用伐邑

道未光也

窮无所往故曰角居明之極其施未光而應尚狹持此以進伐邑討叛而已危而幸吉以得无咎然終吝道也无可進而進不已惟伐邑於内而可矣如君子則知止也

明夷

明夷利艱貞彖曰明入地中明夷内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利艱貞晦其明也内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

文王體一卦之用箕子以六五一爻之德文王難在
外箕子難在内也
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莅衆用晦而明
不任察而不失其治也
初九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
人有言象曰君子于行義不食也
進應於上為三所困故曰于飛垂翼君子避患當速
勢不與抗退而遠行不遑暇食静以自守非有所往

之時也

六二明夷夷于左股用拯馬壯吉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則也

與三同體三為六應故曰夷于左股居中履順難不能及故曰用拯馬壯吉馬謂初九亦為已用故欲拯闇同

九三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貞象曰南狩之志乃大得也

九三進獲明夷之主故曰南狩得其大首

六四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象曰入于左腹獲心意也

與上六同為一體故曰入于左腹與五親比故曰出門獲明夷之心蓋用柔履中其志相得故曰獲心意也

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貞象曰箕子之貞明不可息也

雖近於闇然柔順履中闇不能掩箕子之正也

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後入于地象曰初登于天照四國也後入于地失則也

家人

家人利女貞彖曰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象曰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

家道之始始諸飲食烹飪故曰風自火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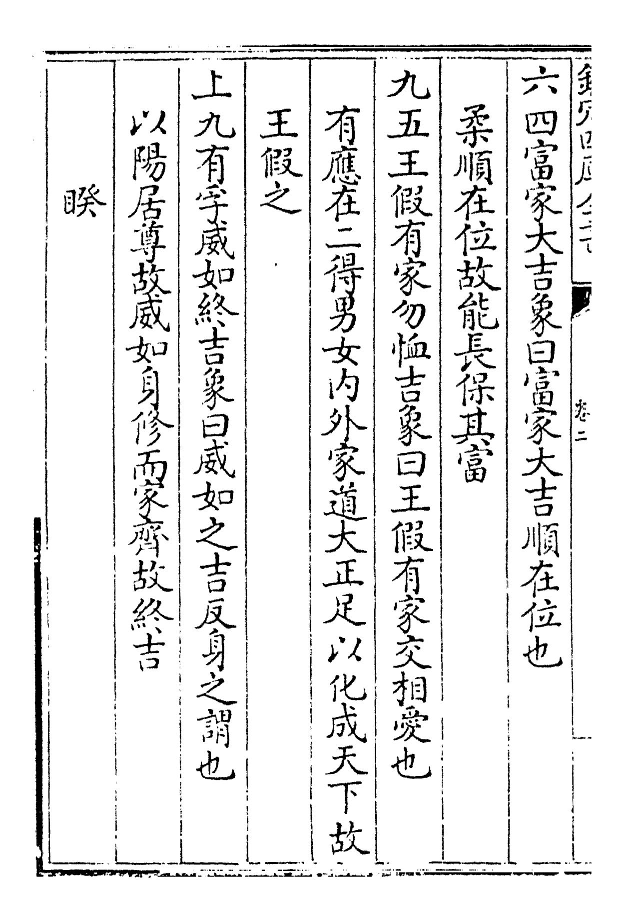
家人道在於享爨一家之政樂不樂平不平皆繫乎此

初九閑有家悔亡象曰閑有家志未變也

男處女下悔也

六二无攸遂在中饋貞吉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巽也九三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象曰家人嗃嗃未失也婦子嘻嘻失家節也

位為過中則履非得宜與其慢也寧嚴



六四富家大吉象曰富家大吉順在位也

柔順在位故能長保其富

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象曰王假有家交相愛也

有應在二得男女内外家道大正足以化成天下故王假之

上九有孚威如終吉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

以陽居尊故威如身修而家齊故終吉

睽

睽小事吉彖曰睽火動而上澤動而下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說而麗乎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小事吉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萬物睽而其事類也睽之時用大矣哉象曰上火下澤睽君子以同而異

一於異則乖而不合故和而不同

初九悔亡喪馬勿逐自復見惡人无咎象曰見惡人以辟咎也

履睽之始悔也能以貴下賤故悔亡馬復屈下惡人能免於咎

九二遇主于巷无咎象曰遇主于巷未失道也

守正居中故能求主於乖喪之際不失其道乖睽主有不可顯遇之時

六三見輿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无初有終象曰見輿曳位不當也无初有終遇剛也

乘剛遇敵輿衛皆困

九四睽孤遇元夫交孚厲无咎象曰交孚无咎志行也

六五悔亡厥宗噬膚往何咎象曰厥宗噬膚往有慶也

二能勝三如噬膚耳何間已往

上九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則吉象曰遇雨之吉羣疑亡也

蹇

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利見大人貞吉

蹇之世大人乃能成功

彖曰蹇難也險在前也見險而能止知矣哉蹇利西南往得中也不利東北其道窮也利見大人往有功也當位貞吉以正邦也蹇之時用大矣哉象曰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脩德

見險能止然不可終止而已當見大人之德進之坤順致養之地則得其中若更退守艮止則難无時而解也故曰不利東北其道窮也至于解卦則曰其来復吉乃得中也與此互見矣蓋難在内外與震之動

止則相反爾

初六往蹇來譽象曰往蹇來譽宜待也

蹇難之際用心存公无所偏係故譽美可獲

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象曰王臣蹇蹇終无尤也九三往蹇來反象曰往蹇來反內喜之也六四往蹇來連象曰往蹇來連當位實也

連順也序也蹇反當位正吉六四未能出險故可止而順序以俟難之解當位處陰之實

九五大蹇朋来象曰大蹇朋来以中節也

剛中之德為物所歸

上六往蹇来碩吉利見大人象曰往蹇来碩志在内也

利見大人以從貴也

與解繇同義

解

解利西南无所往其来復吉有攸往夙吉彖曰解險以

動動而免乎險解解利西南往得衆也其来復吉乃得

中也有攸往夙吉往有功也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拆解之時大矣哉象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

難免人患散則得衆者吉往而不返則生他變有所往而不速將后于時也故无所往則静吉有所往則速吉

初六无咎象曰剛柔之際義无咎也

險難方解未獲所安近比於二非其咎也

九二田獲三狐得黄矢貞吉象曰九二貞吉得中道也
險亂方解不正自疑之隂皆自歸附而順聽也故曰
田獲三狐不以三狐自累上合于五則得黄矢之象
也
六三負且乘致寇至貞吝象曰負且乘亦可醜也自我
致戎又誰咎也
不正而近比二剛不能致一故有小人負乘之象會
以致寇也

九四解而拇朋至斯孚象曰解而拇未當位也

位不當則所履者邪故失位之陰因得騈附險亂即

解解之則朋信當一作正

六五君子惟有解吉有孚于小人象曰君子有解小人退也

君子道亨則邪類之退必矣

上六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象曰公用射隼以解悖也

忘義而貪故以喻隼

損

損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

彖曰損損下益上其道上行損而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二簋應有時損剛益柔有時損益盈虛與時偕行象曰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欲

損下益上損剛益柔非可常行必有孚元吉无咎可

貞然後利有所進故下云有時

初九已事遄往无咎酌損之象曰已事遄往尚合志也

損剛益柔有時損不可過抑而居下有為而然故事

已則當速反於上與四合志損不以中未免於咎也

九二利貞征凶弗損益之象曰九二利貞中以為志也

以陽居陰剛德已損故以征則凶能志於正則雖損

非損其實受益

六三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象曰一人行

三則疑也

六三本為上六與坤同體若連茹彚征三人並行則反非益上之道也

六四損其疾使遄有喜无咎象曰損其疾亦可喜也

六三志應於上近不相得不固其躓使速應於上則初九之應无所閒阻故曰損其疾使彼有喜故已亦可喜而无咎也

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元吉象曰六五元吉自

上祐也

龜弗克違言受益之可必信然不疑也或益之上九

自外来而比之況其下者乎

上九弗損益之无咎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象曰弗

損益之大得志也

上九本為九三雖為損下其實上行故云弗損益之

損終反益反如益卦損上而益下則可大得志至于

得臣无家言所有之多也以剛在上受下之益多矣

故无所施損當反益於下故曰弗損益之

益

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彖曰益損上益下民説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利有攸往中正有慶利涉大川木道乃行益動而巽日進无疆天施地生其益无方凡益之道與時偕行象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

上巽下動者損上益下之道木以動而巽故利涉大川否卦九四下而爲初九故曰天施地生又曰損上

益下又曰自上下下

初九利用為大作元吉无咎象曰元吉无咎下不厚事也

以剛陽之德施益於下故利用大作然必元吉乃无咎也

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永貞吉王用享于帝吉

象曰或益之自外来也

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言損上益下之道理不可

易人皆信之雖十朋之龜亦不能違此道也往見損

九五居中體柔蒙上之益修報於下享帝之美莫盛

此焉或益之必有自外來而益之者也

六三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象曰益用

凶事固有之也

中行者不私於應无所偏係也用心不私以拯凶難

雖非王者之佐可以用之牧伯以為藩屏之臣矣體

躁居陽上有剛應持此施益用拯凶難乃其固能也

故无咎可必然亦須執禮告上公而行方合中道其曰告公者未足專進為王者之佐也

六四中行告公從利用為依遷國象曰告公從以益志也

以陰居陰體巽應卑持此施益可以為依遷之國純用卑柔仍告上公見從方可用事无剛故也不足告王故曰告公

本為初六寄位於四居陰體巽所趨在下以為依遷

之國人所容信然必中行不私然後可告必見從盖上以益下為心也

九五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有孚惠我德象曰有孚惠心勿問之矣惠我德大得志也上九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象曰莫益之偏辭也或擊之自外来也

體剛質巽志應在下位亢於上故立心勿恒或擊之反或益之之義為文故又云自外来也

未甞損己而云莫益之作易者因益卦而言爾

夬

夬揚于王庭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

益而不已必決故受之以夬

彖曰夬決也剛決柔也健而説決而和揚于王庭柔乘五剛也孚號有厲其危乃光也告自邑不利即戎所尚乃窮也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

不可以必勝而忽慢故能矜慎則愈光也

除惡務本故利有所進而後為德乃終

象曰澤上於天夬君子以施禄及下居德則忌

君子道長故非德之禁可以必行然不可恃令之行

无恩以及下也

初九壯于前趾往不勝為咎象曰不勝而往咎也

言能慮勝而往則无咎

九二惕號莫夜有戎勿恤象曰有戎勿恤得中道也

警懼中號能孚號而有厲也以必勝之剛決至危之

柔能自危慮雖有戎何恤能得中道故剛而不暴

九三壯于頄有凶君子夬夬獨行遇雨若濡有慍无咎

象曰君子夬夬終无咎也

九三以陽居陽進夬於上是壯于頄也不得中道過壯或凶故曰有凶君子明於事幾能夬於用夬進而緩之以善其終不假用衆故曰獨行使之悅從故曰遇雨若濡君子之心終无係累故必有慍雖其有慍於正无害故曰无咎故君子之道綽然餘裕終不為咎也

九四臀无膚其行次且牽羊悔亡聞言不信象曰其行次且位不當也聞言不信聰不明也

一隂在上衆陽爭趨三其正應已獨乘之故行止皆凶牽羊者必讓而先之則為力也易溺於所趨必不能用故曰聞言不信溺於心者聽必不聰

九五莧陸夬夬中行无咎象曰中行无咎中未光也

陽近於隂不能无累故必正其行然後免咎

上六无號終有凶象曰无號之凶終不可長也

姤

姤女壯勿用取女彖曰姤遇也柔遇剛也勿用取女不可與長也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剛遇中正天下大行也姤之時義大矣哉

非中爻不能備卦德故曰剛遇中正

象曰天下有風姤后以施命誥四方

上所以用柔於下者誥令莫大焉

初六繫于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羸豕孚蹢躅象曰繫

于金柅柔道牽也
金柅二物也處姤之時不牽於近則所往皆凶孚信
也豕方羸時力未能動然至誠在於蹢躅得申則申
矣如李德裕處置閹宦徒知其帖息威伏而忽於志
不忘逞照察少不至則失其幾也
九二包有魚无咎不利賓象曰包有魚義不及賓也九
三臀无膚其行次且厲无大咎象曰其行次且行未牽
也

行而无所與遇故曰行未牽也進退无所係也

九四包无魚起凶象曰无魚之凶遠民也九五以杞包

瓜含章有隕自天象曰九五含章中正也有隕自天志

不舍命也

杞之為物根固於下瓜之為實潰必自内九五以中

正剛健含章宅尊而遇陰柔浸長之時厚下安宅潰

亂是防盡其人謀而聽天命者也以杞包瓜文王事

紂之道厚下以防中潰盡人謀而聽天命者歟

上九姤其角吝无咎象曰姤其角上窮吝也

窮不知變吝之道也

萃

萃亨王假有廟利見大人亨利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

姤者遇也物相遇而後聚故受之以萃

與渙卦義同故繇詞互見

萃而不見大人之德吝道也

彖曰萃聚也順以說剛中而應故聚也王假有廟致孝

亨也利見大人亨聚以正也用大牲吉利有攸往順天命也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象曰澤上於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

聚而致亨必有廟乃盡其實

聚而不見大人之德否道也

聚不以正私邪勝也

富聚之世順天之命用大牲有所進為宜

散而通之順天命而不凝於物也凝一作疑

初六有孚不終乃亂乃萃若號一握為笑勿恤往无咎

象曰乃亂乃萃其志亂也

萃聚之世物各以近相求所處遠者雖有其應不能專一初六履不以中萃而志亂故為衆輕侮若能啼號齋咨專一其守不恤衆侮則往而无咎

六二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象曰引吉无咎中未變也

物思其聚之時能自持不變引而後往吉乃无咎凡言利用禴皆誠素著白於幽明之際未孚而略禮則

神怒而民怨

六三萃如嗟如无攸利往无咎小吝象曰往无咎上巽也九四大吉无咎象曰大吉无咎位不當也

位非極顯而有物之萃非大吉則悔吝必矣

九五萃有位无咎匪孚元永貞悔亡象曰萃有位志未光也

居得盛位不能見以大人之德係應於二故曰有位履非不正故无咎然非君人之大信為德非厚不能

无悔故元永貞而後悔亡

上六齎咨涕洟无咎象曰齎咨涕洟未安上也

以陰居上極物之萃非所堪也

升

升元亨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彖曰柔以時升巽而順

剛中而應是以大亨用見大人勿恤有慶也南征吉志

行也象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

萃者聚也聚而上者謂之升故受之以升

乾之九二利見大人而以時之上升之九二有六五

配合之慶故可見大人之德南征而勿恤也

初六允升大吉象曰允升大吉上合志也

允信也自信於己與上合志而升

九二孚乃利用禴无咎象曰九二之孚有喜也

與萃六二同

九三升虚邑象曰升虚邑无所疑也

上皆陰柔往无所疑

六四王用亨于岐山吉无咎象曰王用亨于岐山順事也六五貞吉升階象曰貞吉升階大得志也

柔中極尊不拒來者使物皆階已而升正而且吉志宜大獲也易所謂得志者聖賢獲其願欲得臣无家堯之志也貞吉升階舜之志也

上六冥升利于不息之貞象曰冥升在上消不富也

困

困亨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彖曰困剛揜也險以説

困而不失其所亨其唯君子乎貞大人吉以剛中也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象曰澤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

升而不已必困故受之以困困于險下柔不自振非窮而能亨致命遂志者也

初六臀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歲不覿象曰入于幽谷幽不明也

處困者正乃无咎居非得中故幽而不明

九二困于酒食朱紱方來利用亨祀征凶无咎象曰困

于酒食中有慶也

困危之際物思所附九二以剛居中正大人之吉上下交説不施聰明美物方至然未可有為故以祭則吉以征則凶雖或凶於義无咎（際一作世）

六三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宫不見其妻凶象曰據于蒺藜乘剛也入于其宫不見其妻不祥也九四來徐徐困于金車吝有終象曰來徐徐志在下也雖不當位有與也

心有偏係吝也以陽履柔故有終
九五劓刖困于赤紱乃徐有說利用祭祀象曰劓刖志未得也乃徐有說以中直也利用祭祀受福也
以陽居陽處困以剛威怒以求物之来是反為赤紱所困者也與九二之義反矣苟能徐以俟之乃心有說故曰乃徐有說物既自至以事鬼神然後福可致焉處困用中可以不失其守而已故言利用祭祀然非有為之時也

上六困于葛藟于臲卼曰動悔有悔征吉象曰困于葛藟未當也動悔有悔吉行也

處困之極重剛在下不得其肆居非所安舉則招悔取捨皆咎故行然後吉一云動悔有悔猶云動悔之悔也

井

井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井汔至亦未繘井羸其瓶凶彖曰巽乎水而上水井井養而不窮也改邑不

改井乃以剛中也汔至亦未繘井未有功也羸其瓶是以凶也象曰木上有水井君子以勞民勸相

養而不窮莫若勞民而勸相也

初六井泥不食舊井无禽象曰井泥不食下也舊井无禽時舍也九二井谷射鮒甕敝漏象曰井谷射鮒无與也九三井渫不食為我心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象曰井渫不食行惻也求王明受福也

井以既出為功井道之成在於上六三其正應而又

以陽居陽充滿可汲為五所𨳝功不上施故為我心惻然若上六明於照物則上下遠邇皆獲其利井渫不食强施行惻然且不售作易者之歎歟

六四井甃无咎象曰井甃无咎脩井也

无應於上无𢿱漏於下故但免咎而已

九五井洌寒泉食象曰寒泉之食中正也

井洌寒泉美而可汲者也剛中之德為衆所利

上六井收勿幕有孚元吉象曰元吉在上大成也

革

革已日乃孚元亨利貞悔亡彖曰革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已日乃孚革而信之文明以說大亨以正革而當其悔乃亡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大矣哉象曰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歷明時初九鞏用黄牛之革象曰鞏用黄牛不可以有為也

賤而无應非大亨以正之德中堅自守不可有為

六二巳日乃革之征吉无咎象曰巳日革之行有嘉也
俟上之唱革而往應柔中之德所之乃吉
九三征凶貞厲革言三就有孚象曰革言三就又何之矣
以文明炎上剛陽之德進而之兊兊内柔外剛勢窮必反故以征則凶能守正戒懼文命告之此三革言彼三從命必然可信之理也一云征則雖正而危
九四悔亡有孚改命吉象曰改命之吉信志也

約已居陰心无私係革而必當見孚於衆改命唱始

信已可行故吉

九五大人虎變未占有孚象曰大人虎變其文炳也

以剛居尊說而唱下為衆所覩其文炳然不卜而孚

望而可信下覲而化革著威焉

大人虎變夫何疚之有

上六君子豹變小人革面征凶居貞吉象曰君子豹變

其文蔚也小人革面順以從君也

以柔為德不及九五剛中炳明故但文章蔚縟能使

小人改觀而從也

盛德之容顔孟以上始可以觀若顔子變則必大變

即大人虎變虎變則其文至也如此則不待占而有

信君子所至之分以致文則足以為班班之縟革面

而聽命已不敢犯此所謂盡飾之道斯行者遠矣然

猶是就小成上以致其文顔子地位於豹變已為爽

就未必肯於此發見此所以如愚愚雖是於吾言无

所不說然必夫子省其私始知不愚察其人焉惟是徇內尚質爾然發則不小發大抵止乃有光明艮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其道光明形則著著則明必能止則有光明今作事特未決蓋非止也止乃決為然後就其上文章顏子見其進未見其止未止故未發見其所止又必欲如所期蓋未見夫子着心處故未肯止是之謂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是以勿用學者至此地位亦必如愚然顏子學舉措亦无不致文中節

處自是謂博我以文則文豈不足但顏子不以為意所謂有若无實若虛也有顏子之心則不為顏子之文可也

鼎

鼎元吉亨彖曰鼎象也以木巽火亨飪也聖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養聖賢巽而耳目聰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元亨象曰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

正始而取新莫先於正位而定命也

初六鼎顛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无咎象曰鼎顛趾未悖也利出否以從貴也

柔牽於上必有義乃可鼎顛趾必出否妾從子貴必以有子乃不悖於義也

九二鼎有實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吉象曰鼎有實慎所之也我仇有疾終无尤也

以陽居中故有實實而與物競則所喪多矣故所之

不可不慎也我仇謂三也三爲革爲塞固己路而爲患者也使其有疾而不能加我則美實可保而吉可致也然四亦惡三三常懼焉是有疾而无尤也

九三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虧悔終吉象曰鼎耳革失其義也

耳革行塞處二陽之間上下俱實也上下革塞則雖有美實而不見取若二使應五四使應初則其悔可虧故曰方雨虧悔能終不固塞其路則吉可名也革

塞之則失其義矣以陽居陽承乘皆剛悔也有九四之革其行不得上通此鼎耳之失義也

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象曰覆公餗信如何也

六五鼎黄耳金鉉利貞象曰鼎黄耳中以為實也

居中故其耳黄體柔故其鉉金柔故利於貞一作利於勁正

上九鼎玉鉉大吉无不利象曰玉鉉在上剛柔節也

以剛居上能貞潔如玉以成鼎道不牽陰柔以固其節則吉无不利鼎象也足陰腹陽耳虚鉉剛故曰剛

柔節也

震

震亨震来虩虩笑言啞啞震驚百里不喪匕鬯彖曰震亨震来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震驚百里驚遠而懼邇也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為祭主也象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

此卦純以君出子在而言則震之體全而用顯故曰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不雜言君父共國之時也

初九震来虩虩後笑言啞啞吉象曰震来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六二震来厲億喪貝躋于九陵勿逐七日得象曰震来厲乘剛也

初動而之上故曰躋于九陵億必也

六三震蘇蘇震行无眚象曰震蘇蘇位不當也

蘇蘇亦索索之義處非其地故危困不一能懼而改行則无眚矣

九四震遂泥象曰震遂泥未光也

處衆陰之中為衆附比剛陽之徳而以位陰故泥而未光也

六五震往来厲億无喪有事象曰震往来厲危行也其事在中大无喪也

懼往亦厲懼来亦厲能行已以危則富貴可保故曰无喪有事猶云不失其所有也以其乘剛故危以其在中故无喪禍至與不至皆懼則无喪有事一云懼陰之中

上六震索索視矍矍征凶震不于其躬于其鄰无咎婚

媾有言象曰震索索中未得也雖凶无咎畏鄰戒也

危以動懼以語无交而求則民弗與也故以征則凶

能以鄰危懼則可免咎鄰謂五也五既附四已或與

焉則招悔而有言矣能以鄰為戒不待及身而戒則

无咎

艮

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

雖處喧鬨亦无害於為學有人於此或日月而至焉

亦有終日而不至者及其久也去者常少若居於家
聞嬰孩之啼則有不忍之心聞奴婢喧戾則猶有不
容之意至於市井紛嚣一不與我事何傷於存誠養
志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夫
入他人之庭不見其人可止也艮其背至近於人也
然且不見以其上下无應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
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學者必時其動靜則其道乃
不蔽昧而明白令人從學之久不見進長正以莫識

動靜見他人擾擾非關巳事而所修亦廢由聖學觀之冥冥悠悠以是終身謂之光明可乎

彖曰艮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艮其止止其所也上下敵應不相與也是以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也

易言光明者多艮之象著則明之義也

象曰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

位所安之分也如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

難

初六艮其趾无咎利永貞象曰艮其趾未失正也六二艮其腓不拯其隨其心不快象曰不拯其隨未退聽也

腓體之隨也不能禁其趾而徒止其腓腓所未聽故心不能快

九三艮其限列其夤厲薫心象曰艮其限危薫心也

一身而動止中列危至薫心

六四艮其身无咎象曰艮其身止諸躬也

止於心故能艮其身咸之九四朋從爾思義近之

六五艮其輔言有序悔亡象曰艮其輔以中正也

不能施止於心而能止其言故悔可亡也

上九敦艮吉象曰敦艮之吉以厚終也

漸

漸女歸吉利貞彖曰漸之進也女歸吉也進得位往有功也進以正可以正邦也其位剛得中也止而巽動不窮也

漸者天地之施交女歸吉進得位皆指六四施一作始

象曰山上有木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

居可久之德難從无徵之德君子不以責人君子以賢德自居不強率人待其心回故善俗自然一作不可推行

无徵難從之德

初六鴻漸于干小子厲有言无咎象曰小人之厲義无咎也

鴻爲水鳥漸進之始出至于干鴻鵠之志非小子所

量見其出陸爭欲危之且疑其所處非君子信已而行義无咎也

六二鴻漸于磐飲食衎衎吉象曰飲食衎衎不素飽也

衎衎和樂貌飲食和樂不徒飽而已言獲志之多也

九三鴻漸于陸夫征不復婦孕不育凶利禦寇象曰夫征不復離羣醜也婦孕不育失其道也利用禦寇順相保也

漸卦九三六四易位而居三離上卦四離下體故曰

夫征不復婦孕不育然相與之固物莫能閒故利用禦寇也征不復者變為艮且得位也如六四之得桷三四非正合故曰失其道也

六四鴻漸于木或得其桷无咎象曰或得其桷順以巽也

木非鴻所居如四之易位而在上也然本坤之爻進而為巽故或得其桷居之可安也順巽則衆所與也故得所安

九五鴻漸于陵婦三歲不孕終莫之勝吉象曰終莫之勝吉得所願也上九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吉象曰其羽可用為儀吉不可亂也

无應於下羽潔无汙且處於高故曰漸陸

歸妹

歸妹征凶无攸利彖曰歸妹天地之大義也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歸妹人之終始也説以動所歸妹也征凶位不當也无攸利柔乘剛也

泰之九三進而在四六四降而在三故曰天地之大義也然泰道將終征將為否故曰凶

三五皆乘剛必退反乃吉

歸妹與革均是澤為大卦義不相干故革具四德而歸妹初不言德也妹者是少女之稱也對長男而言之故言少女先儒為姪娣之義於卦不見於爻辭則有君與娣之稱長男而與長女是人之常也少女而與少男是人之感也說以動須是歸妹聖人直是盡

人情

象曰澤上有雷歸妹君子以永終知敝

永常禮之終知人情之敝

初九歸妹以娣跛能履征吉象曰歸妹以娣以恒也跛

能履吉相承也

陽處於上不可不隨故征吉以兑應震合卦之義常

道也爻為陽故能履非正故跛

九二眇能視利幽人之貞象曰利幽人之貞未變常也

震動乎上雖匹而不至所以眇陽中故能視不援上幽人之貞也

六三歸妹以須反歸以娣象曰歸妹以須未當也

三陰本彙征在上今六三反下而為兊故曰歸妹以須反歸以娣女當待年于家今待年夫家而反歸故曰未當

九四歸妹愆期遲歸有時象曰愆期之志有待而行也

九四當速交而為泰今獨後者三有所待也故曰愆

期

六五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幾望吉

象曰帝乙歸妹不如其娣之袂良也其位在中以貴行也

歸妹交泰之事備矣與泰六五同又於此見為之戒也以其貴行故戒其滿以幾望一作又於此見新故之戒也

上六女承筐无實士刲羊无血无攸利象曰上六无實

承虛筐也

上六與六三皆隂故士女无實

豐

豐亨王假之勿憂宜日中

宜日中不宜過中也

彖曰豐大也明以動故豐王假之尚大也勿憂宜日中

宜照天下也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

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

月盈則食中弦盈之極也此人鬼所以惡盈禍盈也

象曰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

威明如天大之至也動於上而明於下故折獄致刑

民不惑矣

初九遇其配主雖旬无咎往有尚象曰雖旬无咎過旬

災也

所之在進光大其宜也故往而有尚非均是陽爻則

蔀暗之災與六二疑疾无以異也

六二豐其蔀日中見斗往得疑疾有孚發若吉象曰有孚發若信以發志也

凡言往者皆進而之上也初進而上則遇陽而有尚二既以陰居陰而又所應亦陰故往无所發愈增疑疾能不私於累信然接物乃吉宜日中而所應得陰故曰見斗五在君位故以斗喻夜見之象

九三豐其沛日中見沫折其右肱无咎象曰豐其沛不可大事也折其右肱終不可用也

所應在陰故曰豐沛能折其右肱絶去上六而不累其明則可免咎也光大之上陰柔之終不可用也

九四豐其蔀日中見斗遇其夷主吉象曰豐其蔀位不當也日中見斗幽不明也遇其夷主吉行也

无應於下近比於五故亦云見斗正應亦陽故云夷主

六五來章有慶譽吉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來章反比陽則明也有慶得配於四也

上六豐其屋蔀其家闚其户閴其无人三歲不覿凶象曰豐其屋天際翔也闚其户閴其无人自藏也

豐屋蔀家自蔽之甚猶大明之世而夷墨其行窮大而失居者也處上之極不交於下而居動之末故曰天際翔也

旅

旅小亨旅貞吉彖曰旅小亨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止而麗乎明是以小亨旅貞吉也旅之時義大矣哉象曰

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初六旅瑣瑣斯其所取災象曰旅瑣瑣志窮災也
瑣瑣不能致命遂志身窮而志卑也咒細其所為取災之道也
六二旅即次懷其資得童僕貞象曰得童僕貞終无尤也
居得位即次之義得三之助故曰懷其資下有一陰无所係累故曰得童僕貞

九三旅焚其次喪其童僕貞厲象曰旅焚其次亦以傷矣以旅與下其義喪也

以陽居陽其志亢也旅而驕亢焚次宜也下比二陰喪其御下之正危厲之道

九四旅于處得其資斧我心不快象曰旅于處未得位也得其資斧心未快也

以陽居陰旅于處也所應在初初為瑣瑣志窮卑下不能大助於已但得其資斧之用而已志未有得故

其心不快

六五射雉一矢亡終以譽命象曰終以譽命上逮也

四處陰應下堅介難致雉之象也以力致之徒喪其矢喪矢喪其直也文明居中必不失其直當終得譽美

上九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喪牛于易凶象曰以旅在上其義焚也喪牛于易終莫之聞也

以陽極上旅而驕肆者也失柔順之正故曰喪牛于

易易肆也肆怒而忤物雖有凶危其誰告之故曰終莫之聞也

巽

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彖曰重巽以申命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柔皆順乎剛是以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象曰隨風巽君子以申命行事初六進退利武人之貞象曰進退志疑也利武人之貞志治也

體柔居下在巽之始謙抑過中故施于武人之貞則

適得其宜進退者柔不自決之象也

九二巽在牀下用史巫紛若吉无咎象曰紛若之吉得中也

以陽居陰其志下比无應於上故曰巽在牀下然不失中道下為之用故史巫紛若樂為之使吉而无咎非如上九喪其資斧史巫論虛華過實者言不失中道則樂盡其誠者衆矣

九三頻巽吝象曰頻巽之吝志窮也

三處陽剛失巽之道乘剛而動頻吝所宜志在比物故吝如復之六三志窮也

六四悔亡田獲三品象曰田獲三品有功也

柔順之德以陰居位雖或乘剛悔終可亡近比於五不為謟妄而又二三并為所獲不私其累而樂為已用田獲之類也使三陽見獲四之功也

九五貞吉悔亡无不利无初有終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吉象曰九五之吉位正中也

鮮見蠱卦志不以正則將有悔先庚三日讓始也後庚三日存終也雖體陽居尊无應於下故不可為事之唱乃吉不著於繇辭者巽非憂患之時故也

上九巽在牀下喪其資斧貞凶象曰巽在牀下上窮也喪其資斧正乎凶也

柔巽過極難為之下物不為用故曰喪其資斧凶資斧尚喪餘用殫矣

兊

兊亨利貞彖曰兊說也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說之大民勸矣哉象曰麗澤兊君子以朋友講習初九和兊吉象曰和兊之吉行未疑也

以陽居下无所比附出門同人行自信者也

九二孚兊吉悔亡象曰孚兊之吉信志也

私係於近悔也誠於接物信而不妄吉且悔亡

六三來兊凶象曰來兊之凶位不當也九四商兊未寧

介疾有喜象曰九四之喜有慶也

通其邪佞使進而上則小人道長而不寧以謟為疾

而拒外之則終不失其得偶之慶也

九五孚于剝有厲象曰孚于剝位正當也

說六三之進則是孚於剝近危之道也故處乎盛位

者佞不可親也當正位而進小人信乎剝之道也

上六引兌象曰上六引兌未光也

與三為類而引升之雖不傷類然未足多也

渙

渙亨王假有廟利涉大川利貞

萃王假有廟渙然後聚道乃久故王假有廟互見於此凡言有廟者聚道之極也

彖曰渙亨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王假有廟王乃在中也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象曰風行水上渙先王以享于帝立廟

財散則民聚王乃在渙中之一也

初六用拯馬壯吉象曰初六之吉順也

處險之下故必用拯无應於上順比九二之剛拯而馬壯其吉宜也

九二渙奔其机悔亡象曰渙奔其机得願也

奮於險中進而之前則難解悔亡故曰奔其机三四皆險故曰得願若退累於初則險不能出其悔終存

六三渙其躬无悔象曰渙其躬志在外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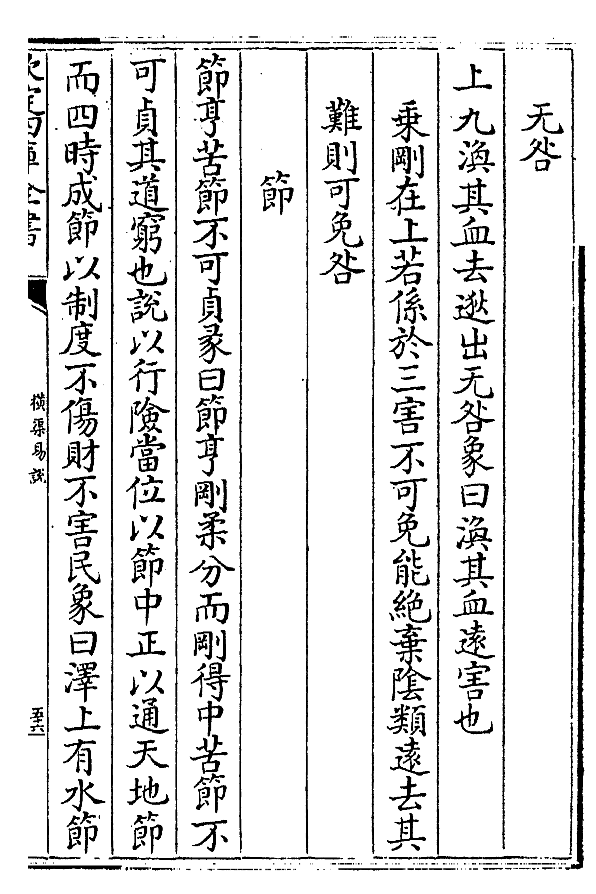
援上而進惟求自脫於險无悔而已非能及物者也

六四渙其羣元吉渙有丘匪夷所思象曰渙其羣元吉光大也

已處險外无私其應常以拯衆為心則其志光大獲吉若志在所歸之地近累於五則非能平均其應者也

九五渙汗其大號渙王居无咎象曰王居无咎正位也

為渙之主使物徧被其澤正位凝命可以免咎不私於應故能均布其大號也渙然廓大以王道自居乃



无咎

上九渙其血去逖出无咎象曰渙其血遠害也

乘剛在上若係於三害不可免能絶棄陰類遠去其難則可免咎

節

節亨苦節不可貞彖曰節亨剛柔分而剛得中苦節不可貞其道窮也說以行險當位以節中正以通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象曰澤上有水節

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

以苦節為貞其道之窮必矣

初九不出户庭无咎象曰不出户庭知通塞也

見塞於九二故不出

九二不出門庭凶象曰不出門庭凶失時極也

體柔位陰故不出門庭凶

六三不節若則嗟若无咎象曰不節之嗟又誰咎也

處非其位失節也然能居不自安則人將容之故无

咎兊說也故能嗟咨取容

王弼於此无咎又别立一例只舊例亦可推行但能嗟其不節有過之心則亦无咎也若武帝下罪已之詔而天下悦大人過既改則復何咎之有

六四安節亨象曰安節之亨承上道也九五甘節吉往有尚象曰甘節之吉居位中也

以剛居中得乎慼位優為其節者也守之不懈富貴常保故曰往有尚

上六苦節貞凶悔亡象曰苦節貞凶其道窮也

處險之極故曰苦節苦節而不正悔也必正而凶則道雖窮而悔亡苦節反若獲吉取悔必多

中孚

中孚豚魚吉利涉大川利貞彖曰中孚柔在内而剛得中說而巽孚乃化邦也豚魚吉信及豚魚也利涉大川乘木舟虛也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也象曰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

中孚上巽施之下恱承之其中必有感化而出焉者

蓋孚者覆乳之象有必生之理信且正天之道也

初九虞吉有他不燕象曰初九虞吉志未變也

為信之始其信未孚而志應在四進有二三剛柔之

間非以禮自防使為衆所信取悔之道也故必防其

萌使志不亂孚交如則威如乃吉

九二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象曰

其子和之中心願也

居中體巽无所私係德必有鄰物願所歸位以德致為五所任故曰與爾靡之靡偃也順從之也

六三得敵或鼓或罷或泣或歌象曰或鼓或罷位不當也

處非所安物之所惡剛而乘之柔不相比進退之際惟敵是求不恒其德莫非己致一作惟敵是得故求之云云

六四月幾望馬匹亡无咎象曰馬匹亡絶類上也

誠以接物體巽居柔陰德之盛美者也陰德盛美物

所願交故必一其所應絶類於上使陰不疑陽如月

近望而不過於盈可以无咎一作免咎

九五有孚攣如无咎象曰有孚攣如位正當也

處乎盛位而信不交物未免於咎也

上九翰音登于天貞凶象曰翰音登于天何可長也

處信之極好居物上信而无實窮上必凶一云將變

而為小過也

小過

小過亨利貞可小事不可大事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彖曰小過小者過而亨也過以利貞與時行也柔得中是以小事吉也剛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也有飛鳥之象焉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上逆而下順也

時宜用過雖過正也

失其所安者必矯其所為以求安過於自大其勢必危過於自損可以獲吉故曰上逆而下順飛鳥之象

象曰山上有雷小過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

過恭哀儉皆宜下之義

初六飛鳥以凶象曰飛鳥以凶不可如何也六二過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象曰不及其君臣不可過也

與其上比於陽不若下遇於陰與其上合於五不若退附於初宜下之義也无應於上故能免咎臣居已

下猶不可過況其它乎

九三弗過防之從或戕之凶象曰從或戕之凶如何也

居陽以剛而應于上為衆所疾非過為防慎人或戕之凶之甚也

九四无咎弗過遇之往厲必戒勿用永貞象曰弗過遇之位不當也往厲必戒終不可長也

道非剛亢故无咎有應於下故曰弗過遇之過此以往難无以除故危而必戒不可常然故勿用永貞一

云九四以陽居陰而乗九三之剛非其過也乃適與之過耳故无咎若率是而往必危以為戒終不可久故勿用永貞當思奮爾

六五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象曰密雲不雨已上也

不能畜剛止健凡言自我西郊進而不已也柔得中小事吉故曰公弋取彼在穴非及物之功且不能摧敵止暴也三止於下隐伏之象故曰在穴小過有飛

鳥之象故因曰取彼在穴雨必蒸聚自下而上則其潤澤周普今日西而東趨其所應其施未光也已上亦尚往之義

上六弗遇過之飛鳥離之凶是謂災眚象曰弗遇過之已亢也

不宜上而上乃自取之災也

既濟

既濟亨小利貞初吉終亂彖曰既濟亨小者亨也利貞

剛柔正而位當也初吉柔得中也終止則亂其道窮也

象曰水在火上既濟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

通其變然後可久故止則亂也

初九曳其輪濡其尾无咎象曰曳其輪義无咎也六二婦喪其茀勿逐七日得象曰七日得以中道也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象曰三年克之憊也

上六險而應此處卦之未濟以終亂者也故以比鬼方九三以陽居陽文明而正故用師雖久困而必克

小人用之取亡之道也

六四繻有衣袽終日戒象曰終日戒有所疑也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象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時也實受其福吉大来也

東鄰上六也西鄰六四也過於濟厚也幾於中時也濟而合禮雖薄受福九五既濟之主舉上與下其義之得不言而著也

上六濡其首厲象曰濡其首厲何可久也

未濟

未濟亨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彖曰未濟亨柔得中也小狐汔濟未出中也濡其尾无攸利不續終也雖不當位剛柔應也象曰火在水上未濟君子以慎辨物居方初六濡其尾吝象曰濡其尾亦不知極也九二曳其輪貞吉象曰九二貞吉中以行正也六三未濟征凶利涉大川象曰未濟征凶位不當也

有强援於上故利涉大川非義躁進凶之道也

九四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象曰貞吉悔亡志行也

剛陽之德迫近至尊非正而吉悔所招也初處險中巳拔而未一奮動討伐其勢必克堪上之任是以有賞

六五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象曰君子之光其暉吉也上九有孚于飲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象曰飲酒濡首亦不知節也

飲酒而至於濡首不節之甚也其必失此樂也有孚

横渠易說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橫渠易說卷三

詳校官侍郎臣謝墉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田尹衡

謄錄監生臣張士琛

横渠易説卷三

宋　張載　撰

繫辭上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

先分天地之位乾坤立則方見易故其事无非易也所以先言天地乾坤易之門戸也不言高卑而曰卑高者亦有義高以下爲基亦是人先見卑處然後見高也

不見兩則不見易闕　物物象天地

不曰天地而乾坤云者言其用也乾坤亦何形猶言神也人鮮識天天竟不可方體姑指日月星辰處視以為天陰陽言其實乾坤言其用如言剛柔也乾坤則所包者廣

動靜有常剛柔斷矣

動靜陰陽性也剛柔其體未必形

靜專動直不為物累則其動靜有常不牽制於物也

然則乾為剛果斷然不疑矣_{直一}作著

天地動靜之理天圓則須動轉地方則須安靜

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

有形有象然後知變化之驗

是故剛柔相摩

以人言之喘息是剛柔相摩氣一出一入上下相摩

錯也於鼻息見之人自鼻息相摩以蕩於腹中物既

消爍氣復升騰

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簡能

天地雖一物理須從分別大始者語物之始乾全體之而不遺故无不知也知之先者盖莫如乾成物者物既形矣故言作已入於形氣也初未嘗有地而乾漸形不謂知作謂之何哉然而乾以不求知而知故其知也速坤以不為而為故其成也廣

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

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

此皆言人體天地之德然也可久者以久遠推行可

大者其得體也大凡語道理之徒道達不已竟亦何

所求推行及民故以賢人措諸事業而言易簡理得

而成位乎天地之中蓋盡人道並立乎天地以成三

才則是與天地參矣但盡人道理自當耳不必受命

仲尼之道豈不可以參天地

言知者知而已言能者涉於形氣能能成物也易則

易知易知則有親今夫虎豹之為物豢之雖馴人亦不敢遂以親狎為其難測惟其平易則易知易信信則人任焉以其可信人斯委任故易以有功矣道體至廣所以有言易有言小有言大无乎不在

坤至柔而動也剛乃積大勢成而然爾乾至健无體為感速故易知坤至順不煩其施普故簡能志大則才大事業大故曰可大又曰富有志久則氣久德性久故曰可久又曰日新德業不可久不可大不足謂

之賢況可謂之聖乎
易簡理得則知幾知幾然後經可正天下達道五其
生民之大經乎經正則道前定事豫立不疑其所行
利用安身之要莫先焉
成位乎其中與天地合其德
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剛柔相推而生變化
是故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憂虞之象也變化者
進退之象也剛柔者晝夜之象也六爻之動三極之道

也

吉凶者失得之著也變化者進退之著也設卦繫辭所以示其著也吉凶變化悔吝剛柔易之四象歟悔吝由赢不足而生亦兩而已變化進退之象云者進退之動也微必驗之於變化之著故察進退之理為難察變化之象為易六爻盡利而動所以順陰陽剛柔仁義性命之理也故曰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

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

序猶言分也易之中有貴有賤有吉有凶皆其自然之分也所居皆安之君子安分也

所樂而玩者爻之辭也

言君子未嘗須臾學不在易玩玩習也每讀則每有益所以可樂

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

占非卜筮之謂但事在外可以占驗也觀乎事變斯可以占矣蓋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此所以動則觀

其變而玩其占也
彖者言乎象者也
象謂一卦之質
齊小大者存乎卦
卦有稱名至小而與諸卦均齊者各著其義也蓋稱
名小而取類大也
辯吉凶者存乎辭
欲見小疵者必存乎辭

憂悔吝者存乎介

悔吝吉凶之萌惟介於石者能見幾而作

憂悔吝者存乎介欲觀易象之小疵宜存志靜知所

動之幾微也靜知一作靜志

震无咎者存乎悔

凡言无咎者必求其始皆有悔今能改之也有咎而

免者善震而補也

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

易與天地準此言易之書也易行乎其中造化之謂也言彌綸範圍此語必夫子所造彌者彌縫補綴之義綸者往来經營之義易之為書與天地準易即天道獨入于爻位繫之以辭者此則歸於人事蓋卦本天道三陰三陽一升一降而變成八卦錯綜為六十四分而有三百八十四爻也因爻有吉凶動靜故繫之以辭存乎教誡使人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其出入以度内外使知懼又明於憂患與故无有師保如

臨父母聖人與人撰出一法律之書使人知所向避

易之義也

仰以觀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

反終故知死生之說

天文地理皆因明而知之非明則皆幽也此所以知

幽明之故萬物相見乎離非離不相見也見者由明

而不見非无物也乃是天之至處彼異學則皆歸之

空虛蓋徒知乎明而已不察夫幽所見一邉耳

氣聚則離明得施而有形氣不聚則離明不得施而无形方其聚也安得不謂之有方其散也安得遽謂之无故聖人仰觀俯察但云知幽明之故不云知有无之故

盈天地之間者法象而已文理之察非離不相覩也方其形也有以知幽之故方其不形也有以知明之故

與天地相似故不違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

旁行而不流

如天地无私則於道不離然遺物而獨化又過乎大中之表也故下文曰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

未能周萬物則必有過過失也君子立法必具智周天下之利害而其道又足以濟天下然後不過過失也知周萬物道濟天下然後不錯若不如此或得於彼則或失於此也天惟運動一氣鼓萬物而生无心

以恤物聖人則有憂患不得似天天地設位聖人成能聖人主天地之物又智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必也為之經營不可以有愛付之无憂

旁行不流圓神不倚也

安土敦乎仁故能愛

安土樂其所自生忠厚之道也

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

過則溺於空淪於靜既不能存其神又不能知夫化

矣大抵過則不是着有則是着无聖人自不言有无

諸子乃以有无為説説有无斯言之陋也在易則惟

曰神則可以兼統

通乎晝夜之道而知

不偏滯於晝夜之道故曰通知

故神无方而易无體

繫辭言易大槩是語易書制作之意其言易无體之

類則是天易也神易雖是一事方與體雖是一義以

其不測故言无方以其生生故言无體然則易近於化

一陰一陽之謂道

一陰一陽是道也能繼繼體此而不已者善也善之猶言能繼此者也其成就之者則必俟見性是之謂聖仁者不已其仁始謂之仁知者不已其知方謂之知此是致曲曲能有誠也誠則有變化必仁智會合乃為聖人也前謂聖者於一節上成性也夷惠所以

亦得稱聖人然行在一節而已百姓日用而不知蓋所用莫非在道飲食男女皆性也但已不自察由旦至暮凡百舉動莫非感而不之知今人心又不求感又不求所以醉而生夢而死者衆也

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言繼繼不已者善也其成就者性也仁智各以成性猶仁禮以成性

勉勉而不息可謂善成而存存在乎性仁知見之所

謂曲能有誠者也不能見道其仁知終非性之有也

性未成則善惡混故亹亹而繼善者斯為善矣惡盡

去則善因以亡故舍曰善而曰成之者性神不可致

思存焉可也化不可助長順焉可也存虚名久至德

順變化達時中仁之至義之盡也知微知彰不舍而

繼其善然後可以成之性矣

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

聞見不足以為已有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

之知心各有本性始為己有苟未見性須當勉勉今學者既知趨向殊不費力何謂不勉勉

百姓日用而不知

百姓日用不知溺於流也

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

老子言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此是也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此則異矣聖人豈有不仁所患者不仁也天地則何意於仁鼓萬物而已聖人則仁耳此

其爲能宏道也天不能皆生善人政以天无意也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聖人之於天下法則无不善也然古者治世多而後世不治何也人徒見文字所記自唐虞以上幾治幾亂須歸之運數有大運有小運故孟子曰天之生民久矣一治一亂

系之爲言或說易書或說天或說人卒歸一道蓋不異術故其參錯而理則同也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則於是分出人之道不可混天鼓萬物而與聖人

同憂此言天德之至也與天同憂樂垂法於後世雖是聖人之事亦猶聖人之末流耳

神則不屈无復回易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者此直謂天也天則无心神故可以不詘聖人則豈忘思慮憂患雖聖亦人耳焉得遂欲如天之神庸不害於其事聖人苟不用思慮憂患以經世則何用聖人天治自足矣

聖人所以有憂者聖人之仁也不可以憂言者天也

蓋聖人成能所以異於天地

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

富有廣大不禦之盛歟日新悠久无疆之道歟富有者大无外也日新者久无窮也顯其聚也隱其散也顯且隱幽明所以存乎象聚且散推盪所以妙乎神日新之謂盛德過而不有不凝滯於心知之細也非盛德日新惟日新是謂盛德義理一貫然後日新

生生之謂易

生生猶言進進也

極數知来之謂占

極數知来前知也前知其變有道術以通之君子所以措於民者遠矣

通變之謂事

能通其變而措於民聖人之事業也

易簡之善配至德

循天下之理之謂道得天下之理之謂德故曰易簡

之善配至德

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

成性存存道義之門

非知德不崇非禮業不廣

崇天也形而上也通晝夜之道而知其知崇矣知及之而不以禮性之非己有也故知禮成性而道出如天地位而易行天地位定而易行其中知禮成而道義出夫易聖人所以崇德廣業以知為德以禮為業

也蓋知崇則德崇矣此論易書之道而聖人亦以教人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指下文成性存存道義之門而言也天地設位故易行乎其中知禮成性則道義自此而出也道義之門者由仁義行也聖人亦必知禮成性然後道義從此出譬之天地設位則造化行於其中知則務崇禮則惟欲乎卑成性須是知禮存存則是長存知禮亦如天地設位

何以致不息成性則不息誠成也誠為能成性也仁

人孝子所以成身柳下惠不息其和也伯夷不息其清也於清和以成其性故亦得為聖人也然清和猶是一端不得完正不若知禮以成性即道義從此出智極其高故效天禮着實處故法地人必禮以立失禮則孰為道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成性存存道義之門得知禮以成性性乃存然後道義從此出

學不能自信而明者患在不勉耳當守道不回如川之流源泉混混不捨晝夜无復回卻則自明自得之

也易曰繼之者善也惟能相繼而不已者道之善也
至於成性則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矣易曰
成性存存道義之門
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文言天下之至賾而不
可惡也
易語天地陰陽情偽至隱賾而不可惡也諸子馳騁
說辭窮高極幽而知德者猒其言故言為非艱使君
子樂取之為貴

易之為書有君子小人之雜道有隂陽爻有吉凶之戒使人先事決疑避凶就吉

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

凡一言動是非可不可隨之而生所以要慎言動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不越求是而已

自此以下皆著爻象之詞所以成變化之道擬議以教人也凡有一迹出則便有无限人議論處至如天之生物亦甚有不齊處然天則无心不恤此所以要

慎易曰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只是要求是也

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

君子自知自信了然不惑又於出處語默之際獲與人同則其志決然利可斷金惟仁者能聽盡言已不欲為善則已苟欲為善惟恐人之不言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夫一人固自明矣又有一人言而同心其為利也如金鐵之可斷

義理必至于出處語默之不可易如此其同也己固自信又得一人與之同故利可斷金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天地之數也一固不為用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夫混然一物旡有始終首尾其中何數之有然言者特示有漸耳理須先數天又須先言一次乃至於十也且天下之數止於十窮則自十而反一又數

當止於九其言十者九之耦也揚雄亦曰五復守於五行者蓋地數无過天數之理孰有地大於天乎故知數止於九九是陽極也十也者姑為五之耦焉耳分而為二以象兩掛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於扐以象閏五歲再閏故再扐而後掛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當

期之日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也極兩兩是謂天參數雖三其實一也象成而未形也兩兩地兩效剛柔之法也七離九六坎八參天兩地此但天地之質也通其數為五乾坤正合為坎離之數當六七精為日月麤為水火坎離合而後萬物生得天地最靈為人故人亦參為性兩為體推其次序數當八九八九而下土其終也故土之為數終於地十過此以往萬億无窮不越十終反一而

巳陽極於九陰終於十數乃成五行奇耦乃備過此周而反始滋至无算不越於是陽用其極陰不用極而用六者十者數之終九之配也地无踰天之理終於其終而已焉參天兩地五也

一地兩二也　三地兩六也坤用　五地兩十也

一天三三也　三天三九也乾用　五天三十五也

凡三五乘天地之數總四十有五并參天兩地者數之五共五十虛太極之一故其用四十有九

掛一象三象天地之三也揲象四時四時揲之數不過十十時乃三歲半舉三揲多之餘也直云五歲再

閏者盡遇多之極也揲餘九則揲者四十而巳四十乃時之數也

六七八九十五四三二一此相間循環之數也

五位相得而各有合一二相間是相得也各有合以對相合也如一六二七三八四九各有合神也位相得化也

奇所掛之一也扐左右手四揲之餘也再扐後掛者每成一爻而後掛也謂第二第三揲不掛也閏常不

及三歲而再至故曰五歲再閏此歸奇必俟於再扐

者象閏之中間再歲也

成變化行鬼神成行陰陽之氣而已矣

是故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八卦而小成引而

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顯道神德行是故

可與酬酢可與祐神矣

示人吉凶其道顯陰陽不測其德神顯故可與酬酢

神故可與祐神受命如響故可與酬酢知來藏往故

可與祐神示人吉凶其道顯矣知來藏往其德行神矣語著龜之用也

顯道者危使平易使傾懼以終始其要无咎之道也

神德行者寂然不動冥會於萬化之感而莫知為之者也受命如響故可與酬酢曲盡鬼謀故可與祐神

顯道神德行此言著龜之行也

子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為乎

化之於己須臾之化則知須臾之頃必顯一日之化

則知一日之化有殊易知變化之道則知神之所為

又曰知幾其神乎

惟神為能變化以其一天下之動也人能知變化之道其必知神之為也聖人之進豈不自見今在學者區別是非有化於神者猶能知之況聖人乎易言窮神知化又言知變化之道安得不知

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

辭變象占皆聖人之所務也易道具焉一本无易道具焉四字有故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十字

尚辭則言无所茍尚變則動必精義尚象則法必致用尚占則謀必知來四者非知神之所為孰能與於此知德之難言知之至也孟子謂我於辭命則不能又謂浩然之氣難言易謂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又以尚辭為聖人之道非知德達乎是哉學未至于知德語皆有病形而上者得辭斯得象矣故變化之理須

存乎辭言所以顯變化也易有聖人之道而曰以言者尚其辭辭者聖人之所以聖人言命字極難辭之盡理而无害者須出於精義易有聖人之道四曰以言者尚其辭必至於聖人然後其言乃能无弊蓋由精義所自出也故辭不可以不修

是以君子將有為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嚮无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參伍以變錯綜其數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極

其數遂定天下之象非天下之至變其孰能與於此易无思也无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子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此之謂也

有不知則有知无不知則无知是以鄙夫有問仲尼竭兩端而空易受命乃如響无有遠近幽深遂知來

物非天下之至精孰能與於此言易之為書也至精者謂聖人窮理極盡精微處中庸所謂至矣天下之理斯盡因易之三百八十四爻變動以寓之人事告人以當如何時如何事如何則吉如何則凶宜動宜靜丁寧以為告戒所以因貳以濟民行也

既言參伍矣參伍而上復如何分別

氣之聚散於太虛猶冰凝釋於水知太虛即氣神變易而已諸子淺妄有有无之分非窮理之學也易非

天下之至精則辭不足待天下之問非深不足通天下之志非通變極數則文不足以成物象不足以制器幾不足以成務非周知兼體則其神不能通天下之故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也

非至精至變至神不能與故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

无知者以其无不知也若言有知則有所不知也惟其无知故能竭兩端易所謂寂然不動感而遂通也无知則神矣茍能知此則於神為近无知者亦以其

術素備也道前定則不窮一故神譬之人身四體皆一物故觸之而無不覺不待心使至此而後覺也此所謂感而遂通不行而至不疾而速也物形乃有小大精麤神則无精麤神即神而已不必言作用譬之三十輻共一轂則為車若无轂與輻亦何以見車之用感皆出於性性之流也惟是君子上達小人下達之為別

易言感而遂通者蓋語神也雖指暴者謂之神然暴

亦固有漸是亦化也

聖人通天下之志雖愚人與禽獸猶能識其意有所感則化感亦有闕難專以化言感而遂通者神又難專謂之化也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

此語恐在天數五地數五處然聖人之於書亦有不欲併一說盡慮易知後則不復研究故有易有難或在此說或在彼說然要終必見但俾學者潛心

子曰夫易何為者也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

開物成務物凡物也務事也開明之也成處之也事无大小不能明何由能處雖至麤至小之事亦莫非開物成務譬如不深耕易耨則稼穡烏得而立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是則開物成務者必也有濟時之才

是故聖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

疑是故蓍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

圓神故能通天下之志方知故能定天下之業爻貢

所以斷天下之疑易書成三者備民患明聖人得以

洗濯其心而退藏於密矣

能通天下之志者為能感人心

吉凶與民同患

吉凶可以正勝非聖人之患也

神以知來知以藏往

非神不能顯諸仁非知不知藏諸用

開物於幾先故曰知來明憂患而弭其故故曰藏往

古之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夫

神武不殺神知之大者使知懼而不犯神武者也

是以明於天之道而察於民之故是興神物以前民用

言天之變遷禍福之道由民之逆順取捨之故故作

易以先之

聖人以此齊戒以神明其德夫

民患除憂疑亡用利身安故可退藏於密窮神知化以崇高其德也自此而下又歷言其德之出而異名也

是故闔戶謂之坤闢戶謂之乾一闔一闢謂之變

闔戶靜密也闢戶動達也形開而目覩耳聞受於陽也一動一靜是道之常專於動靜則偏也一闔一闢謂之變人之有息蓋剛柔相摩乾坤闔闢之象也

制而用之謂之法

因其變而裁制之以教天下聖人之法也

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

用之不窮莫知其鄉故名之曰神

是故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

四象即乾之四德四時之象故下文云變通莫大乎四時盡吉凶之理則能盡天人之助而成位乎其中矣故下云崇高莫大乎富貴有吉凶利害然後人謀

作大業生若无施不宜則何業之有

天生神物聖人則之

天生蓍龜聖人則之以占兆一云占之以兆

天地變化聖人效之

天地變化聖人作易以著效之故曰聖人效之

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

作易以示人猶天垂象見吉凶

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

作書契效法猶地出圖書（一云猶河洛）

易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子曰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

自易曰自天祐之此篇宜在立心勿恒凶下蓋上言莫益之故此言多助也

變而通之以盡利

理勢既變不能與時順通非盡利之道

鼓之舞之以盡神

鼓天下之動者存乎神神一作詞

天下之動神鼓之也神則主於動故天下之動皆神為之也詞不鼓舞則不足以盡神詞謂易之詞也於象固有此意矣又繫之以詞因而駕說使人向之極盡動之義也歌舞為巫風言鼓舞之盡神者與巫之為人无心若風狂然主於動而已故以好歌舞為巫風猶之如巫也巫主於動以至於鼓舞之極也故曰盡神因說鼓舞之義故取巫以為言語其動而已

乾坤其易之緼邪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毁則无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

陰陽剛柔仁義之本立而後知趨時應變故乾坤毁則无以見易感而後有通不有兩則无一故聖人以剛柔立本乾坤毁則无以見易

乾坤既列則其間六十四卦爻位錯綜以為變易茍乾坤不列則何以見易易不見則是无乾坤乾坤天地也易造化也聖人之意莫先乎要識造化既識造

化然後有理可窮彼惟不識造化以為幻妄也不見易則何以知天道不知道則何以語性

是故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舉而錯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

一陰一陽不可以形器拘故謂之道乾坤成列而下皆易之器乾坤交變因約裁其變而別之故謂之變推而行其變盡利而不遺可謂通矣舉盡利之道而錯諸天下之民以行其典禮易之事業也遺一作匱

約裁其化而指别之則名體各殊故謂之變

運於无形之謂道形而下者不足以言之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天道也聖不可知也无心之妙非有心所及也

形而上是无形體者也故形以上者謂之道也形而下是有形體者故形以下者謂之器无形迹者即道也如大德敦化是也有形迹者即器也見於事實如禮義是也

聖人因天地之化裁節而立法使民知寒暑之變故謂之春夏秋冬亦化而裁之一端耳

凡不形以上者皆謂之道惟是有无相接與形不形處知之為難須知氣從此首蓋為氣能一有无无則氣自然生是道也是易也

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

變則化由麤入精也化而裁之謂之變以著顯微也

化而裁之存乎變存四時之變則周歲之化可裁存

晝夜之變則百刻之化可裁推四時而行則能存周歲之通推晝夜而行則能存百刻之通

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上天之載无聲臭可象惟儀刑文王當實契天德而萬邦信說故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不知上天之載當存文王默成存德性則自然默成而信矣

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道至有難明處而能明之此則在人也凡言神亦必待形然後著不得形神何以見

神而明之存乎其人然則亦須待人而後能明乎神

繫辭下

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剛柔相推變在其中矣繫辭焉而命之動在其中矣吉凶悔吝者生乎動者也剛柔者立本者也變通者趨時者也吉凶者貞勝者也

變其勢也動其情也情有邪正故吉凶生變能通之則盡利能貞夫一則吉凶可勝而天地不能藏其迹

日月不能眩其明辭各指其所之聖人之情也指之使趨時盡利順性命之理臻三極之道也能從之則不陷於凶悔矣所謂變動以利言者也然爻有攻取愛惡本情素動因生吉凶悔吝而不可變者乃所謂吉凶以情遷者也能深存繫辭所命則二者之動見矣又有義命當吉當凶當否當亨者聖人不使避凶趨吉一以貞勝而不顧如大人否亨有隕自天過涉滅頂凶无咎損益龜不克違及其命亂也之類三者

異情不可不察

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

著天地日月以剛柔立其本也其變雖大蓋不能遷夫正者也一本下有剛柔立本故又著見之正明不為日月所眩正觀不為天地所遷貞正也本也不眩不惑不倚之謂也天地之道至廣至大貞乃能觀也日月之明貞乃能明也天下之動貞乃能一也蓋言天地之道不眩

惑者始能觀之日月之明不眩惑者始能明之天下之動不眩惑者始能見夫一者也所以不眩惑者何正以是本也本立則不為間見所轉其見其間須透徹所從来乃不眩惑此盖謂人以貞而觀天地明日月一天下之動也

貞明不為日月之所眩貞觀不為天地之所遷貞觀貞明是已以貞而明日月觀天地也為日月之明與天地變化所眩惑故必己以正道觀之能如是不越

乎窮理豈惟耳目所聞見必從一德見其大源至於盡處則可以不惑也存嘿識實有信有此茍不自信則終為物役

事千變萬化其究如此而已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

爻象動乎內吉凶見乎外

因爻象之旣動明吉凶於未形故曰爻象動乎內吉凶見乎外

功業見乎變

隨爻象之變以通其利故功業見也

聖人之情見乎辭

聖人之情存乎教人而已

天地之大德曰生

將陳理財養物於下故先叙天地生物

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

失位則无以參天地而措諸民也

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

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

此皆是聖人取之於糟粕也

地之宜如為黑為剛鹵為大塗

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

神明之德通於萬殊萬物之情類於形器

作結繩而為罔罟以佃以漁盖取諸離

柔附於物飲血茹毛之敎古所先有

包犧氏沒神農氏作斵木為耜揉木為耒耒耨之利以

教天下蓋取諸益

天施地生損上益下播種次之

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

所蓋取諸噬嗑

聚而通交相有无次之

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

使民宜之

鴻荒之世食足而用未備堯舜而下通其變而敎之

也神而化之使不知所以然運之无形以通其變不顯革之使民宜之也

立法須是過人者乃能之若常人安能立法凡變法須是通通其變使民不倦豈有聖人變法而不通也

黄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諸乾坤

君逸臣勞

上古元君臣尊卑勞逸之别故制以禮垂衣裳而天下治必是前世未得如此其文章禮樂簡易朴略至

堯則煥乎其有文章然傳上世者止是伏犧神農此仲尼道古也猶據聞見而言以上則不可得而知所傳上世者未必有自從來如此而已安知其間固嘗有禮文一時磨滅耳又安知上世无不如三代之文章者乎然而如周禮則不過矣可謂周盡今言治世且指堯舜而言可得傳者也歷代文章自夫子而損益之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不可加損矣

刳木為舟剡木為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致遠以利天下葢取諸渙

舟車之作舟易車難故舟先於車

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葢取諸隨

不勞而得其欲故動而悦

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葢取諸豫

有備則无患故豫

斷木為杵掘地為臼臼杵之利萬民以濟葢取諸小過

備物致用過以養物

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盖取諸睽

養道雖至禁網尚踈但懲其乖亂而已

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盖取諸大壯

剛以承上柔以覆下上其棟下其宇之象

棟屋脊檁也宇椽也若指第二檁為棟則其間已有宇不得上棟也若指楸為棟又益遠矣宇闕垂而下

故言下字

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

禮成教備養道足而後刑可行政可明明而不疑易說制作之意蓋取諸某卦止是取義與象契非必見卦而後始有為也然則是言夫子之言耳

原闕一行

陽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陰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

也

一其歸者君子之道多以御者小人之理御一作禦一陽遍體衆陰衆陰共事一陽理也是故二君共一民一民事二君上與下皆小人之道也一君而體二民二民而宗一君上與下皆君子之道也

易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

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往者屈也來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

正惟存神爾不能利用使不思不勉執多以御故憧憧之心勞而德喪矣將陳恬智交養故序日月寒暑屈申相感之義也

君子行義以達其道精一於義使不思而得不勉而中如介于石故能見幾而作天下何思何慮明屈申

之變斯盡之矣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暑相推而歲成焉神易无方體一陰一陽不測皆所謂通乎晝夜之道也

屈申相感而利生感以誠也情偽相感而利害生雜之偽也精義入神事豫吾內求利吾外也利用安身索利吾外致養吾內也窮神知化乃養成自然非思勉之能强故崇德而外君子未或致知也精義入神養之至也

義以經爲本經正則精仁以敦化爲深化行則顯義入神動一靜也仁敦化靜一動也仁敦化則无體義入神則无方

何思何慮行其所无事而已下文皆是一意行其所无事惟務崇德但安意有意即非行其所无事行其所无事則是意必固我已絶今天下无窮動靜情僞止一屈申而已在我先行其所无事則復何事之有日月寒暑之往来尺蠖之屈龍蛇之蟄莫非行其所

无事是以惡其鑿也百慮而一致先得此一致之理則何用百慮慮雖百卒歸乎理而已此章憧憧往来要其有心至於德之盛也卒本此意咸之九四有應在初思其朋是咸其心也不言心而言心之事不能虚以受人乃憧憧而致其思咸道失矣憧憧往来心之往来也不能虚以接物而有所系着非行其所无事也精義入神豫而已學者求聖人之學以備所行之事今日先撰次来日所行必要作事如此若事在

一月前則自一月前裁培挨排則至是時有備言前定事前定皆在於此積累乃能有功天下九經自是行之者也惟豫而已譔次豫備乃擇義之精若是則何患乎物至事來精義入神須從此去豫則事有備則用利用利則身安凡人應物无節則往往自失故要在利用安身盛以養德也若夫窮神知化則是德之盛故云未之或知蓋大則猶可勉而至大而化則必熟化即達也精義入神以致用謂貫穿天下義

理有以待之故可推用窮神是窮盡其神也入神是

僅能入於神也言入如自外而入義固有淺深

精義入神要得盡思慮臨事无疑

精義入神固不待接物然君子何嘗不接物人則見

君子閑坐獨處不知君子接物在其中睡雖不與物

接然睡猶是成熟者

知幾其神精義入神皆豫之至也豫者見事於未萌

豫即神也精義入神利用安身此大人之事大人之

事則在思勉力行可以擴而至之未之或知以上事是聖人德盛自致非思勉可得猶大而化之大則人為可勉也化則待利用安身以崇德然後德盛仁熟自然而致也故曰窮神知化德之盛也自是別隔為一節義有精麤窮理則至於精義若精義盡性則是入神葢為一故神通天下為一物在已惟是要精義入神所存能靜而不能動者此則存博學則利用用利則身安身安所以崇其德也所應皆善應過則所

存者復神

窮神知化德之盛也

德盛者神化可以窮盡故君子崇之一作窮理盡性

化事之變也

大可爲也大而化不可爲也在熟而已易謂窮神知化乃德盛仁熟之致非智力能强也

形而上者得辭斯得象矣神爲不測故緩詞不足以盡神化爲難知故急詞不足以體化

易所以明道窮神則无易矣

見幾則義明動而不括則用利屈申順理則身安而德滋窮神知化與天爲一有我所能勉哉乃能焰物

須放心寛快公平以求之乃可見道况德性自廣大

易曰窮神知化德之盛也豈淺心可得

易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宫不見其妻凶子曰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既辱且危死期將至妻其可得見邪

此明不能利其用者寡助之至親戚畔之

易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子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動而不括是以出而有獲語成器而動者也

此明能精義以致用者

子曰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小懲而大誡此小人之福也

暗於事變者

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

明君子之見幾

子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

不知利用以安身者

子曰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

人道之用盡於接人而已諂瀆召禍理勢必然故君子俯仰之際直而好義知幾莫大焉

知幾者爲能以屈爲申

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

幾知象見而未形也形則涉乎明不待神而後知也

吉之先見云者順性命則所先皆吉也

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介如石焉寧用終日斷可識矣

知幾其神由經正以貫之則寧用終日而斷可識矣君子見其幾則隨有所處不可過也豈俟終日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夫幾則吉凶皆見特言吉者不作則已作則所求乎向吉

不終日貞吉言速正則吉也六二以陰居陰獨无累於四故其介如石雖體柔順以其在中而靜何俟終日必知幾而正矣常易故知險常簡故知阻君子見常不動故能得動之微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苟

見其幾則時處置不欲過何俟終日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特言吉者事則直須求向吉也

豫之六二常不動故能得動之微

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

未嘗不得其中故動止為衆人之表一無止字

知崇禮卑叩其兩端而竭也崇旣徼天卑必法地易曰原始要終故知死生之說死生止是人之終始也

學必知幾造微知微之顯知風之自知遠之近可以

入德由微則遂能知其顯由末即至於本皆知微知彰知柔知剛之道也

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

知不善未嘗復行不貳過也

𦆵德之士然後知化如顏子庶乎知化也有不善未嘗不知已得善者辨善與不善也易有不善未嘗不知顏子所謂有不善者必只是以常意有迹處便為

不善而知之此知幾也於聖人則无之矣知徳為至當而不忘至之可見吉於微也蓋欲善不捨則善雖微必知之不誠於善者惡能為有為无雖終身由之不知其道烏足與幾乎顔子心不違仁故不善未嘗不知其致一也

孔子稱顔子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其知不善非獨知己凡天下不善皆知之不善則固未嘗復行也又曰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内自訟亦是非獨自

見其過乃見人之過而自訟其殆庶幾乎言深於知幾

天地絪緼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

始陳上下交以盡接人之道卒具男女致一之戒而人道畢矣氣块然太虚升降飛揚未嘗止息易所謂絪緼莊生所謂生物以息相吹野馬者歟此虚實動靜之機陰陽剛柔之始浮而上者陽之清降而下者陰之濁其感遇聚結為風雨為霜雪萬品之流形山

川之融結糟粕煨燼无非教也心所以萬殊者感外物而不一也天大无外其為感者絪緼二端而已焉物之所以相感者利用出入莫知其鄉一萬物之妙者歟

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君子修此三者故全也危以動則民不與也懼以語則民不應也无交而求則民不與也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易曰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

此又終以昧於致用之戒

子曰乾坤其易之門邪乾陽物也坤陰物也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

推而行之存乎通所謂合德隤然確然所謂有體乾於天為陽於地為剛於人為仁坤於天則陰於地則柔於人則義先立乾坤以為易之門戶既定剛柔之體極其變動以盡其時至於六十四此易之所以教人也

其稱名也雜而不越

其文詞錯綜而條理不雜

於稽其類其衰世之意邪

世衰則天人交勝其道不一易之情也

夫易彰往而察來而微顯闡幽

如坤初六驗履霜於已然察堅冰於將至之類一云

數往知來其義一也

其事肆而隱

顯者則微之使求其原幽者則闡之使見其用故曰

其事肆而隠

因貳以濟民行

无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下之至精孰能與於此此言易之為書也至精者謂聖人窮理以至於極盡精微處也天下之理既已思盡思易之三百八十四文變動以寓之人事告人以當如何時如何事若其應也如何則吉如何則凶宜動宜靜丁寧以為告

戒此因貳以濟民行也

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

諳識情偽吉凶之變故能體盡性命

巽德之制也

量宜接物故曰制也

履和而至

和必以禮接之注意極佳

益長裕而不設

益必實爲有益如天之生物長必裕之非虛設也益物必誠如天之生物日息必誠如川之方至施之妄學之不勤欲自益且不足益人難哉易曰益長裕而不設信夫益長裕而不設益以實也妄加以不誠之益非益也

巽稱而隱

順以達志故事舉而意隱

井以辯義

稱物平施隨所求小大與之比辯義也

巽以行權

不巽則失其宜也

易之為書也不可遠為道也屢遷

心不存之是遠也不觀其書亦是遠也蓋其為道屢

遷

易之為書也原始要終以為質也六爻相雜唯其時物

也

於一卦之義原始要終究兩端以求其中六爻則各指所之非卦之質也故吉凶各類其情指其所之其初難知其上易知本末也初辭擬之卒成之終若夫雜物撰德辯是與非則非其中爻不備噫亦要存亡吉凶則居可知矣知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

初上終始三四非貴要之用非内外之主中爻以要存亡吉凶如困卦貞大人吉无咎蓋以剛中也小過小事吉大事凶以柔得中之類

柔之為道不利遠者

柔之用近也

道有變動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雜故曰文

文者交雜之義

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

剛柔錯雜美惡渾淆文王與紂當之矣

是故其辭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其道甚大百物不廢

懼以終始其要无咎此之謂易之道也

不齋戒其心則雜而著也

百物不廢巨細无不察也

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險夫坤天下之至順也德行恒簡以知阻能說諸心能研諸侯之慮

擬議云為非乾坤簡易以立本則易不可得而見也

簡易故能說諸心險阻故能研諸慮

簡易然後能知險阻簡易理得然後一以貫天下之

道繫辭言能研諸慮止是剩侯之二字說者就而解諸侯有為之主若是者即是隨文耳太虛之氣陰陽一物也然而有兩健順而已又不可謂天无意陽之至健不爾何以發散

陰之性常順然而地體重濁不能隨則不能順則有變矣有則有象如乾健坤順有此氣則有此象可得而言若无則直无而已謂之何而可是无可得名故形而上者得詞斯得象但於不形中得以措詞者已

是得象可狀也今雷風有動之象須謂天為健雖未嘗見然而成象故以天道言及其發則是效也著則是成形成形則是道也若以耳目所及求理則安得盡如言寂然湛然亦須有此象有氣方有象雖未形不害象在其中

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是故變化云為吉事有祥象事知器占事知來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人謀鬼謀百姓與能

言易於人事終始悉備行善事者易有祥應之理萌兆之事而易具著見之器疑慮而占則易示將來之驗有以見天地之間成能者聖人而已能畏信於易者雖百姓之愚能盡人鬼幽明之助

天能為性人謀為能大人盡性不以天能為能而以人謀為能故曰天地設位聖人成能

天人不須強分易言天道則與人事一衮論之若分別則是薄乎云耳自然人謀合蓋一體也人謀之所

經畫亦莫非天理耳

八卦以象告爻彖以情言

八卦有體故象在其中錯綜為六十四爻彖所趨各異故曰情言

變動以利言吉凶以情遷

能變通則盡利累於其情則陷於吉凶矣

情偽相感而利害生

凡卦之所利與爻之所利皆變通之宜也如利建侯

利艱貞誠則順理而利偽則不循理而害易言情偽相感而利害生則是專以人事言故有情偽利害也屈中相感而利生此則是理也惟以利言

說卦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蓍

方共將有謀也將有問也命於蓍此所謂生蓍非謂在野而生蓍也事在未來之前吉凶在書策上著在手中卒歸三處一時合豈非幽贊於神明而得爾也

起其用也

參天兩地而倚數觀變於陰陽而立卦

地所以兩分剛柔男女而效之法也天所以參一太極兩儀而象之性也

一物兩體氣也一故神（兩在故不測）兩故化（推行於一）此天之所以參也兩不立則一不可見一不可見則兩之用息

兩體者虛實也動靜也聚散也清濁也其究一而已

有兩則有一是太極也若一則有兩亦在无兩亦一
在然无兩則安用一不以太極空虛而已非天參也
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
理義即是天道也易言理於義一也求是即為理義
言理義不如且言求是易曉求是之心俄頃不可忘
理於義此理云者猶人言語之間常所謂理者非同
窮理之理凡觀書不可以相類而泥其義不爾則字
字相梗觀其文勢上下如充實之美與詩之言美輕

重不同

窮理盡性以至於命

性盡其道則命至其源也一作至於原也

致與至為道殊遠盡性然後至於命不可謂一不窮理盡性即是戕賊不可至於命者止能保全天所稟賦本分者且不可以有加也既言窮理盡性則不容有不知

天道即性也故思知人不可不知天能知天斯知人

矣知人與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同意

釋氏元天用故不取理彼以性為元吾儒以參為性

故先窮理而後盡性

凡人剛柔緩急趨識元有同者此乾道變化各正性

命也及盡性則皆忘之

窮理亦當有漸見物多窮理多從此就約盡人之性

盡物之性天下之理元窮立天理乃各有區處窮盡

性言性已是近人言也既窮理又盡性然後能至於

命命則又就己而言之也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

陰陽剛柔仁義所謂性命之理易一物而三才備陰陽氣也而謂之天剛柔質也而謂之地仁義德也而謂之人

一物而兩體其太極之謂歟陰陽天道象之成也剛柔地道法之效也仁義人道性之立也三才兩之莫

不有乾坤之道也易一物而合三才天人一陰陽其
氣剛柔其形仁義其性
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
如孟子曰苟求其故則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
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
全備天理則其體孰大於此是謂大人以其道變通
无窮故謂之聖聖人心術之運固有不疾而速不行
而至默而識之處故謂之神

動萬物者莫疾乎雷撓萬物者莫疾乎風燥萬物者莫熯乎火說萬物者莫說乎澤潤萬物者莫潤乎水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

造化之功發乎動畢達乎順形諸明養諸容載遂乎悅潤勝之健不匱乎勞始終乎止

乾健也坤順也震動也巽入也坎陷也離麗也艮止也兌說也

健動陷止剛之象順麗入說柔之體

巽為雞

飛還躁動不能致遠雞之象

乾為寒為氷為大赤

乾為大赤其正色也為氷健極而寒甚也

自此而下皆所以明萬物之情明一作類

坤為文為衆

坤為文衆色也為衆容載廣也

震為旉為蒼筤竹為萑葦

震為萑葦為蒼筤竹為專皆舊鮮也

巽為木為風為長女為繩直為工為白為長為高為進退為不果為臭其於人也為寡髮為廣顙為多白眼為近利市三倍其究為躁卦

巽為木萌於下滋於上也為繩直順以達也為工巧且順也為白因所遇而從也為長為高木之性也為臭風也入也於人為寡髮廣顙躁人之象也

坎為血卦為赤

坎為血卦周流而勞血之象也為赤其色也

離為乾卦其於木也為科上槁

離為乾卦於木為科上槁附其燥也一作且燥也

艮為徑路為小石

艮為小石堅難入也為徑路通或寡也或一作且

兌為毀折為附決

兌為附決內實則外附必決也為毀折物成則止柔者必折也

序卦

序卦相受聖人作易須有次序○序卦无足疑序卦不可謂非聖人之緼今欲安置一物猶求審處況聖人之於易其間雖无極至精義大槩皆有意思觀聖人之書須布遍細密如是大匠豈以一斧可知哉

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盈天地之間者惟萬物故受之以屯

聚而不得出故盈雖雷亦然

物生必蒙

蒙冒未肆一作蒙穉者蒙昧未肆

需者飲食之道也

雲上於天物皆有待之象

比必有所畜故受之以小畜物畜然後有禮故受之以

履

德積則行必有方物積則散必有道

坎者陷也離者麗也

一陷溺而不得出為坎一附麗而不能去為離

夷者傷也傷於外者必反於家故受之以家人

傷於外必反於家萬物之理自然

雜卦

屯見而不失其居

險在外故不失其居與渙解義反故曰緩必有所失

蒙雜而著

蒙雜而著著古着字雜著於物所以為蒙蒙昏蒙也

兊見而巽伏也

兊説在外巽入在隱

井通而困相遇也

澤无水理勢適然故曰相遇

小過過也

過而未顛也

履不處也

危者安其位者也故履以不處為吉

大過顛也

過至於顛故曰大

歸妹女之終也

妹歸而長女之終也一作歸妹

繫辭所舉易義是聖人議論到此因舉易義以成之亦是人道之大且要者也

繫辭反復惟在明易所以為易撮聚衆意以為辭欲曉後人也化不可言難知可以言難見如日景之行則可

知之其所以行難見也人於龜策无情之物不知其將如何惟是自然莫或使之然者陰陽不測之類也已方虛心以鄉之卦成於爻以占之其辭如何取以為占聖人則又於陰陽不測處以為占或於夢寐或於人事卜之然聖人於卜筮亦鮮蓋其為疑少故也

不見易則不識造化不識造化則不知性命既不識造化則將何謂之性命也大易不言有无言有无諸子之陋也人雖信此說然不知能以何為有以何謂之无如

人之言曰自然而鮮有識自然之為體觀其幾者善之幾也惡不可謂之幾如曰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亦止言吉耳上文不諂下交不瀆人事不過於上下之交此可盡人道也且如孝弟仁之本亦可以言幾造端乎夫婦亦可以言幾親親而尊賢亦可以為幾就親親尊賢而求之又有幾焉又如言不誠其身不悅於親亦是幾處苟要入德必始於知幾

欲觀易先當玩辭蓋所以說易象也不先盡繫辭則其

觀於易也或遠或近或太艱難不知繫辭而求易正猶不知禮而學春秋也繫辭所以論易之道既知易之道則易象在其中故觀易必由繫辭繫辭獨說九卦之德者蓋九卦為德切於人事

有謂心即是易造化也心又焉能盡易之道

易象繫之以辭者於卦既已具其意象矣又切於人事言之以示勸戒釋氏之言性不識易識易然後盡性蓋易則有无動靜可以兼而不偏舉也无則氣自然生氣

之生即是道是易

乾不居正位是乾理自然惟人推之使然邪

主應物不能固知此行而流也入德處不移則是道不進重滯者也動静不失其時是時措之宜也集義也集義久則自有光明静則无見必動乃見其道光明以其本之光明故其發也光明學行之乃見至其疑處始是實疑於是有學險而止蒙夫於不當止而止是險也如告子之不動心必以義為外是險而止也蒙險在内是

蒙昧之義蒙方始務求學而得之始是得所止也若蹇則是險在外者也

易乃是性與天道其字日月為易易之義包天道變化

易非止數春秋大義不止在元

在易則是至理在孟子則是氣

橫渠易說卷三

橫渠先生行狀

呂大臨

先生諱載字子厚世大梁人曾祖某生唐末歷五代不仕以子貴贈禮部侍郎祖復仕真宗朝為給事中集賢院學士贈司空父迪仕仁宗朝終於殿中丞知涪州事贈尚書都官郎中涪州卒于西官諸孤皆幼不克歸僑寓於鳳翔郿縣橫渠鎮之南大振谷口因徙而家焉先生嘉祐二年登進士第始仕祁州司法叅軍遷丹州雲

巖縣令又遷著作佐郎簽書渭州軍事判官公事熈寧二年冬被召入對除崇文院校書明年移疾十年春復召還館同知太常禮院是年冬謁告西歸十有二月乙亥行次臨潼卒于館舍享年五十有八是月以其喪歸殯於家卜以元豐元年八月癸酉葬於涪州墓南之兆先生娶南陽郭氏有子曰因尚幼先生始就外傅志氣不羣知虔奉父命守不可奪涪州器之少孤自立无所不學與邠人焦寅游寅喜談兵先生說其言當康定用

兵時年十八慨然以功名自許上書謁范文正公公一見知其遠器欲成就之乃責之曰儒者自有名教何事於兵因勸讀中庸先生讀其書雖愛之猶以為未足也於是又訪諸釋老之書累年盡究其說知无所得反而求之六經嘉祐初見洛陽程伯淳正叔昆弟于京師共語道學之要先生渙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乃盡棄異學淳如也間起從仕日益久學益明方未第時文潞公以故相判長安聞先生名行之美聘以束帛延

之學宮異其禮際士子矜式焉其在雲巖政事大抵以敦本善俗為先每以月吉具酒食召鄉人高年會於縣庭親為勸酬使人知養老事長之義因問民疾苦及告所以訓戒子弟之意有所告敎常患文檄之出不能盡達于民每召鄉長于庭諄諄口諭使往告其閭里間有民因事至庭或行遇于道必問某時命某告某事聞否聞即已否則罪其受命者故一言之出雖愚夫孺子無不預聞知京兆王公樂道嘗延致郡學先生多教人以

德從容語學者曰孰能少置意科舉相從于堯舜之域否學者聞法語亦多有從之者在渭渭帥蔡公子正特所尊禮軍府之政小大咨之先生夙夜從事所以贊助之力為多並塞之民常苦乏食而貸于官帑不能足又屬霜旱先生力言于府取軍儲數十萬以救之又言戍兵徒往來不可為用不若損數以募土人為便上嗣位之二年登用大臣思有變更御史中丞呂晦叔薦先生于朝曰張載學有本原四方之學者皆宗之可以召對

訪問上即命召既入見上問治道皆以漸復三代為對
上說之曰卿宜日見二府議事朕且將大用卿先生謝
曰臣自外官赴召未測朝廷新政所安願徐觀旬月繼
有所獻上然之他日見執政執政嘗語曰新政之更懼
不能任事求助于子何如先生對曰朝廷將大有為天
下之士願與下風若與人為善則孰敢不盡如教玉人
追琢則人亦故有不能執政默然所語多不合寖不悅
既命校書崇文先生辭未得謝復命案獄浙東或有為

之言曰張載以道德進不宜使之治獄執政曰淑問如臯陶猶且獻囚此庸何傷獄成還朝會弟天祺以言得罪先生益不安乃謁告西歸居于横渠故居遂移疾不起横渠至僻陋有田數百畝以供歲計約而不足人不堪其憂而先生處之益安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識之或中夜起坐取燭以書其志道精思未始須臾息亦未嘗須臾忘也學者有問多告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之道學必如聖人而後巳聞者

莫不動心有進又以為教之必能養之然後信故雖貧不能自給苟信反躬自治不以語人雖有未論安行而无悔故識與不識聞風而畏非其義也不敢以一毫及之其家童子必使洒掃應對給侍長者女子之未嫁者必使親祭祀納酒漿皆所以養孫弟就成德嘗曰事親奉祭豈可使人為之間人之善喜見顏色答問學者雖多不倦有不能者未嘗不開其端其所至必訪人才有可語者必丁寧以誨之惟恐其成就之晚歲適大歉至

人相食家人惡米不鑿將舂之先生亟止之曰饑殍盈野雖疏食且自愧又安忍有擇乎甚或咨嗟門人之無貲者雖糲疏亦共之其自得之者窮神化一天人立大本斥異學自孟子以來未之有也嘗謂門人曰吾學既得于心則修其辭命辭無差然後斷事斷事無失吾乃沛然精義入神者豫而已矣近世喪祭無法喪惟致隆三年自期以下未始有衰麻之變祭先之禮一用流俗節序燕褻不嚴先生繼遭期功之喪始治喪服輕重如

禮家祭始行四時之薦曲盡誠潔聞者始或疑笑終乃信而從之一變從古者甚衆皆先生倡之先生氣質剛毅德盛貌嚴然與人居久而日親其治家接物大要正己以感人人未之對案不食者數四熈寧九年秋先生感異夢忽以書屬門人乃集所立言謂之正蒙出示門人曰此書予歷年致思之所得其言殆於前聖合與大要發端示人而已其觸類廣之則吾將有待于學者正如老木之株枝别固多所少者潤澤華葉爾又嘗謂春

秋之為書在古無有乃聖人所自作唯孟子為能知之非理明義精殆未可學先儒未及此而治之故其說多穿鑿及詩書禮樂之言多不能平易其心以意逆志方且條舉大例考察文理與學者緒正其說先生慨然有意三代之治望道而欲見論治人先務未始不以經界為急講求法制粲然備具要之可以行于今如有用我者舉而措之爾嘗曰仁政必自經界始貧富不均教養無法雖欲言治皆茍而已世之病難行者未始不以亟

奪富人之田為辭然茲法之行悅之者衆苟處之有術期以數年不刑一人而可復所病者特上未之行爾乃言曰縱不得行之天下猶可驗之一鄉方與學者議古之法共買田一方畫為數井上不失公家之賦役退以其私正經界分宅里立斂法廣儲蓄興學校成禮俗救災恤患敦本抑末足以推先王之遺法明當今之可行此皆有志未就會秦鳳帥呂公薦之曰張載之學善發聖人之遺意其術畧可措之以復古乙召還舊職訪以

治體詺從之先生曰吾是行也不敢以疾辭庶幾有遇焉及至都公卿聞風慕之然未有深知先生者以所欲言嘗試于人多不之信會有言者欲講行冠婚喪祭之禮詺下禮官禮官安習故常以古今異俗為說先生獨以為可行且謂稱不可非儒生博士所宜衆莫能奪然議卒不決郊廟之禮禮官預焉先生見禮不致嚴亟欲正之而衆莫之助先生益不悦會有疾謁告以歸知道之難行欲與門人成其初志不幸告終不卒其願沒之

日唯一甥在側囊中索然明日門人之在長安者繼来奔哭之賻襚始克歛遂奉柩歸殯以葬又卜以三月而葬其治喪禮一用古以終先生之志某惟先生之學之至備存于書畧述于謚議矣然欲求文以表其墓必得行事之迹敢次以書